

于云
曹秀华 著

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中国化与
人文精神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 人文精神问题研究

于 云 曹秀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人文精神问题研究/
于云,曹秀华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607-6245-6

I. ①马… II. ①于… ②曹… III. ①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8618 号

责任策划:李孝德

责任编辑:李孝德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300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5.5 印张 11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休闲美学视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究”(014NDJC193YB)以及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休闲美学视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研究”(Y201431062)阶段性成果

目 录

引 论 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1)
第一节 弘扬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的价值坐标	(3)
第二节 人文精神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指导下落在实处	(16)
第一章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主要观点	(21)
第一节 源 起	(21)
第二节 正、反双方的基本立场	(25)
第三节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基本问题	(31)
第二章 反思“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几种观点	(45)
第三章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人文考察	(61)
第一节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	(61)

第二节 “人文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解读	(66)
第四章 新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人文精神的构建	(78)
第五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的美学原则”	(97)
第一节 源 起	(97)
第二节 质疑与辩护	(103)
第六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解读	(109)
第七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人文考察	(138)
结 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人文精神展望	(155)
主要参考文献	(164)
后 记	(168)

引 论

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下，随着西方解构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话题的不断输入，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人文精神”大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就是针对人文精神失落而爆发的争论，虽然“新理性精神”文艺理论早就提倡用新理性去制导人文精神问题，但总起来说文艺理论界对此的重视还不够。弘扬人文精神、用人文精神克服文艺日益庸俗化的倾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价值坐标；同时，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中人文精神的实现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才能落在实处。据此，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初步中国化的新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中国文学、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视域去透视这两场文艺理论界的大论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给予科学的回答和创造性的阐释。这将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向深入、提升到新高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我们把它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中的应用和实践,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和解决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批评和理论研究实现普遍指导的必由之路,是把现实和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推向前进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是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科学而现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之,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仅对于我国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学科建设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健康、蓬勃的发展也有紧迫的实践意义。

本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初步中国化的当代新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中国文学、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人文精神”“新感性”“新理性”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关系到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价值取向、创新发展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摆脱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失落状态,使文学和文艺理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文关怀思想,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有重要意义。同时,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向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节 弘扬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的价值坐标

“人文精神”是中国学术界 20 多年来的热点话题。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连绵，每 10 年就形成一个高峰。对“人文精神”一词无法作出统一的界定，是导致讨论不能深入进行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对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关系作出论证之前，有必要对“人文精神”一词进行考察。此外，厘清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论证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人文精神”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人文精神”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人文精神”总归是指人的一种精神，然而要对这种精神作出严格的界定，正如英国现代思想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里曾经感叹的那样：“我发现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的、以及人文学这些名词，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做出别人也满意的定义。这些名词意义多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使得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伤透了脑筋。”^①

根据布洛克先生的考证，“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不论在西方古代世界或者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没有出现。“humanism”源于德语“Humanismus”，后者于 1808 年由德国教育家尼特哈默

^①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东山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 页。

(F. J. Niethemmer)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humanu”首创。过了半个世纪,历史学家乔治·伏伊格特的《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首次将“人文主义”一词用于文艺复兴,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中则处处使用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从此被广泛使用而流行起来。

早在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先生叫“umanista”,英文译为“humanist”,意指“人文主义者”。所有的课程统称为“studia humanitatis”,英语译为“the humanities”,意指“人文学”。而“humanitatis”源自拉丁文“humanitas”,意指“人性修养”。“Humanitas”是西塞罗用来对应希腊文“enkyklia paideia”,后者的意思是“在文科学科中受到全面的教育”。

可见,“人文”“人文学科”“人文主义”在语源上其英文源自德文,德文取自拉丁文词根,拉丁文的意思又取自希腊文,最终落脚在“人在文科学科中受到全面的教育”一义上。而古希腊的文科学科包括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共七门,已远远超出今天文史哲的文科范围,把自然科学也包括在内了。因此,所谓“人文精神”也就是提倡人要受全面的教育、充分发展人各方面的能力的精神。

在西方,“人文主义”一词广为流行以后,西方人对它的解释不尽一致,用法也不完全统一,但其基本涵义是指 14~16 世纪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人文主义界定为:“Humanism 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

要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 的主题。”^①因此，“人文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人文主义”指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而广义的“人文主义”则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贯穿于古希腊至今的整个思想史中。德国大百科全书《拉鲁斯辞典》认为：“把人和同人有关的事物看作核心、尺度和最高目的的人生哲学，都是真正的人文主义。”^②美国《哲学百科全书》认为人文主义是“指任何承认人的价值或尊严，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或以某种方式把人性及其范围、利益作为课题的哲学”^③。虽然各种说法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均指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和最高目的，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

“人文主义”一词出现较晚并不意味着之前历史上不存在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思想在整个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董东山先生认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本简明西方主流思想史”^④。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人文主义不断发展，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并且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大致说来，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经历了古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时期和 19 世纪至今的现当代三个大的时间段。古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人文主义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外界自然转向人本身，提出了以人为对象中心的命题，确立了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6 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1 页。

^② Lamos, C. *The Philosophy of Humanism*. New York: Trederick Ungar Press, 1982. p. 11.

^③ 转引自沈恒炎、燕宏远：《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 1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8 页。

^④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东山译，第 3 页。

人是万物的主体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研究对象的范式的变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在与中世纪本主义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以人为中心，主张个性解放，肯定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痛斥经院哲学，否认教会和封建特权，提倡理性。总之，它把世界的轴心由天上移到人间，使历史的主宰由神变成了人。

19世纪至今的现当代的人文主义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其一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生物学人本主义；其二是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弗洛伊德为代表的非理性的人本主义；其三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不同，现当代人文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反主体主义和强调非理性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弘扬人的理性，反对神权统治；强调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反对愚昧盲从，促进了人类文明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对理性作用的片面夸大，致使理性绝对化、客观化，变成独立自存的无人身的主体。现代人文主义普遍摈弃了传统理性主义，从人的非理性出发来思考和观察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既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又不忽视非理性的作用，是科学的人文主义。这一点下面还会重点讲到。

在中国，“humanism”既可以译为“人文主义”，又可以译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译名的不同，反映出对人文主义思想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关于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认为既没必要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也没必要把二者完全对立，应根据具体的汉语语境作出选择。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这曾经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并无“人文精神”一词。

“人文”一词，学者们一致认为可以以《易》中的“人文”之义来对应西方的“humanism”。《易·彖传·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是相对“天文”而言。天文表现为阴阳、刚柔；人文是天文的世俗化，体现为礼法、仪法。观察天文是为了把握自然界寒暑、阴晴、昼夜变化的规律性；观察人文是效法天地自然，化性起伪，成就人的美德，这是“人文”的本来意义。因此，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特色，乃是体认和效法天地之道，以礼义、仪法去教化和规范社会的人及其行为，是改造和美化社会的一种道德精神。

“人文主义”一词在中国也出现得很晚，根据历史学者朱维铮先生的推测，最早使用“人文主义”一词的是胡适先生，而且在使用时有严格的限制。胡适“并不像佛罗伦萨初兴的人文主义者那样，把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作为精神生活的源头活水和注意中心，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期望从传统的文化遗产中找到与他向往在现代中国出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相一致的东西。就在这次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胡适宣称五四以来的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已把孔子以来的传统否定了”^①。五四运动当然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所以不能和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相类比。

单纯从概念上来考证，容易得出中国历史上并无“人文精神”的结论，而实际上则不然。因为人文精神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

^①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5 页。

实践问题。不能因为书本里没有这一概念,就否定了历史事实中的现实存在。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国的人文精神呈现出鲜明的东方色彩。1962年,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忧患意识”上。1985年,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的智慧》中又提出“乐感文化”说。庞朴先生对此二说既批判扬弃又折中调和,于1991年发表《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一文。三位学者各有侧重,都从处世态度上把握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与西方重个人主义的人文主义有明显的区别。

(二) 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中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曾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基本上形成了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如《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我本人看不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有什么位置,而且马克思本人会愤怒地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他把人文主义看成是人们用来掩饰他们阶级利益的幻想和欺骗的又一例子。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封闭的教条的体系,它像卡尔文主义一样敌视和不合人文主义传统。”^①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空场”,主张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① [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东山译,第144页。

第二种看法认为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比如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 17 年和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在学术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基本上是不允许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朗兹胡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两者尖锐地对立起来；与此相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对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理论。这两种理论都把马克思分裂为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两个对立的部分，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结论。

第三种看法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伟大传统，马克思主义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是一种人的解放学说，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最高的人道主义。卢卡契开启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解释先河，其文本成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人道主义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依据。南斯拉夫“实践派”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本体论—人本主义”。

在中国，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理论界经过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扬弃了传统人道主义，从而把人道主义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上。本书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使实践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生活，立足于存在论的根基，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的向度才会向我们敞开。在马克思哲

学中,实践问题和人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应该从实践出发看问题,而实践不是别的,就是“人的感性活动”。过去,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局限于物质生产劳动,把广大的人生实践排除在外,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种误解。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学习、工作、经济、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等活动在内,都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人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在此意义上,也就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我们说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包含非常广泛的内涵,也包括非常多样的表现形态,它不单指物质生产劳动,还包括感性个体的生存活动,即广大的人生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人和社会都以实践的方式历史地生成出来,“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他的”^③。

正是在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使实践立足于存在论根基之上,强调实践活动是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因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克服了哲学史上把人抽象化、片面化的思维方式,达到了对人独特存在方式的真正自觉。马克思强调,他自己在哲学上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观察方法:“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
人。”^①正是从“现实的”、也就是不断活动着的、不断实践着的人出发,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才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由自然领域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中说:“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问题和人文关怀绝不是贴到马克思哲学上去的一张邮票,而是贯彻马克思全部学说,尤其是其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②

从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传统的人道主义学说。传统人道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自身”,而马克思主义则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传统人道主义把历史理解为伟大人物及其思想的演化史,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历史理解为普通个人的生活史。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

^② 俞吾金:《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2001年2月6日《光明日报》。